

从此以后

A f t e r w a r d s

[英] 罗莎蒙德·勒普顿 (Rosamund Lupton) ——著 刘丽洁——译



从
此
以
后

A f t e r w a r d s

[英] 罗莎蒙德·勒普顿 (Rosamund Lupton) ——著 刘丽洁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明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此以后 / (英) 罗莎蒙德·勒普顿 (Rosamund Lupton) 著; 刘丽洁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书名原文: Afterwards

ISBN 978-7-5404-8039-4

I. ①从… II. ①罗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4051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18-2011-285

AFTERWARDS By Rosamund Lupton

Copyright © 2011 by Rosamund Lupt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外国文学

CONGCI YIHOU

从此以后

著 者: [英] 罗莎蒙德·勒普顿

译 者: 刘丽洁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李乐娟

版权支持: 辛 艳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张锦涵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300千字

印 张: 12.5

版 次: 2017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039-4
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序幕 / 001

Chapter 1

他们都在里面 / 003

教学楼着火了，他们都在里面。

他们都在里面！

Chapter 2

谁要伤害孩子们 / 017

那个身影挥之不去。我想象他进入教学楼顶层的教室，把所有窗户都打开；想象挂在教室中间绳子上的学生画作，被忽然灌进来的强风吹得噼啪作响。

Chapter 3

暴力的威胁 / 051

我们越是要把她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，她想要逃离我们的愿望就越强烈。

Chapter 4

真的是他吗 / 085

这个线索一直藏在我心里，没法把它说出来，时间一长，简直要腐烂掉。

Chapter 5

被掩埋的线索 / 123

现在，我的任务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，来寻找真相，这样，就能证明亚当的清白。我必须做到。

这就是我的全部使命。

Chapter 6

想要回到你身边 / 155

我能感觉到你的勇气，你的乐观，和你怀抱的希望，相信珍妮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。当你紧紧地拥住我，我也相信，珍妮会好起来的。

Chapter 7

疑云重重 / 193

可是，如今，犯罪不再遥不可及，而是直接侵入了我的家庭。警察，在我们的生活里，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。

Chapter 8

漫长的黑夜 / 225

死亡之钟并没有为她响起，死亡之车也没有加速向她驶来。

我看见一个女孩从生命之舟上坠落下去，却没有人能够拉住她。

Chapter 9

天使与魔鬼 / 279

“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每个人身体里，都既有天使，又藏着魔鬼？”莎拉诱导式地问道，“而你的任务，是除去人们心中的魔鬼？”

Chapter 10

那些我们从未了解的事情 / 349

你曾跟我说过，人死时，最后丧失的知觉将是听觉。可是，你错了，最后丧失的知觉，是爱。

序幕

Prelude

我动不了，连抬一下手指，或眨一下眼睛，都无法做到，更不用说张口呐喊。

我使出全身力气，挣扎着想要推动那个庞然大物。然而，身体像被一艘巨大沉船压在海底，丝毫动弹不得。

我感觉自己的上下眼皮被焊接到一起，鼓膜穿破，声带也已经撕裂。

四周是浓稠的黑暗和死一般的沉寂。我身处两千米深的黑色海底。

我在心里对自己说：“想要解脱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——想你。”这个办法果然奏效，我终于溜出自己被沉船压住的躯壳，进入黑色的海水中。

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朝着头顶阳光的方向拼命游去。

海水毕竟没有两千米深。

因为，我突然到了一间白色的屋子，灯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，四处充斥着刺鼻的消毒水味儿。我听见有人在说话，不知道是谁，在喊我的

名字。

我看见“我”的身体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一个医生掰开我的眼皮，拿着手电筒，往我的眼睛里照；另一个医生把我的病床靠背往后推；还有个医生在给我的胳膊输液。

你肯定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你是上过山下过河、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。要是有人跟你说起灵异事件，你只会把头转向电视，不屑地撂下一句“无稽之谈”。

当然，对于自己的妻子，你肯定会和善得多，虽然不至于斥责我是白日做梦，但也绝不会相信这是真的。

然而，灵魂离体的现象的确存在。你一定在各种科学论文中读到过，也在广播电台四频道的节目里听到过。可是，要是它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推开摇晃我脑袋的护士，穿过围在我身旁的医生，大喊一声：“对不起，借过一下！麻烦让一下！这是我的身体，我想，躺在这里的就是我了！”

是恐惧让我想到这些荒唐的事情吧。

那种令人恶心、让人战栗、使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恐惧。

当恐惧袭来时，我终于恢复了记忆。

炽热的高温、上蹿的火苗和呛人的浓烟。

学校着火了。

Chapter 1

他们都在里面

教学楼着火了，他们都在里面。

他们都在里面！

那天下午，你在BBC有一个重要会议，不能去参加女儿学校的运动会，自然也无缘感受那吹送着阵阵暖意的强风。家长们都说：“真是上帝恩赐的好天气，太适合运动了。”可是，我心里却想：如果上帝真肯开恩的话，他应该忙于拯救非洲的饥民和东欧的弃婴，怎么会有闲情雅致，来为西德里小学的套袋跑比赛提供免费空调呢？

草地上画的白线、老师脖子上的哨子和孩子的头发，都被阳光濡染得熠熠生辉。此时，操场上进行的是百米赛、套袋跑和障碍赛。孩子们把小腿套进袋子，如同一个个超大的脚丫，在草地上弹跳着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在操场上没法看见学校，因为修剪整齐的橡树会阻挡视线。可我知道，教学楼里，还有学前班的学生在上课。这些最年幼的孩子，不能出来享受夏日午后的暖阳，真是件憾事。

亚当今天过生日。早上，他特意别上我们送他的生日卡附带的徽章，上面写着“我八岁了”的字样，不过只戴了一个上午。他兴冲冲地跑到我身边，小脸蛋红扑扑的，迫不及待地要去学校取他的生日蛋糕。罗伊娜正好要去学校领奖牌，于是便跟亚当一道儿去了。过去，她跟珍妮也曾西德里小学读书。

他们出门时，我不停地往外张望，想看珍妮回来没有。高考失利后，我以为她会开始专心复习，准备补考，可她执意要继续在西德里小学打工，为计划中的加拿大之旅攒钱。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，甚至都无法理解。不过，我一向认为，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姑娘，跑到小学，去做临时助教，这已经够有挑战性了，而她，居然又接下了每天下午在学校医务室当护士的工作。就为这个，早上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还拌了几句嘴。

“你还小，做这么多工作，对你来说，负担太重了。”

“妈，今天是小学开运动会，又不是高速上出了车祸，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？”

言归正传，这会儿，她应该下班了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她很快就会出来，跟我们在一起。我确信，此时此刻，她一定也正急不可耐地要离开学校顶楼的小医务室。

早餐时，我注意到她今天穿了条红色纱质超短裙，搭配暴露的紧身上衣。我跟她说，这样看起来不是很职业。可是，珍妮什么时候听从过我着装方面的建议呢？

“你应该庆幸，我还没穿低腰牛仔裤呢。”

“你是说那种挂在男孩屁股上的牛仔裤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我总是恨不得要走上前去，帮他们把裤子给提上来。”

她“扑哧”一声笑了起来。

不过，她那修长的双腿，在薄纱超短裙的衬托下，的确显得非常漂亮，连我都忍不住小小地自豪了一下，虽然她其实是从当爸爸的你那里，遗传了一双长腿的。

这时，梅茜来到操场上，她眨动着蓝色的大眼睛，脸上笑成了一朵花。一些人不大待见她，觉得她太过矫情，整天穿着过时的“奋”牌衬衫，却自以为是上流社会的时髦女郎。不过，我们一家人倒是很喜欢她。

“格蕾丝，”她一边给我个拥抱，一边说道，“我来接罗伊娜回家。

她刚才给我发短信，说地铁出故障了。这不，得由我这个司机妈妈出马了！”

“她去领奖牌了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亚当跟她一起去取蛋糕。这会儿他们也该回来了。”

她微笑着问我：“今年是哪种蛋糕呀？”

“是玛莎店的巧克力烘焙蛋糕。亚当用茶匙挖了一小块偷吃，就像挖了条战壕，我们只好把上面的麦丽素都刮掉，换成了士兵模型。呵呵，这是块‘第一次世界大战’主题的蛋糕，虽然有点儿暴力，不过倒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点。所以我想，没谁会介意吧。”

她大笑道：“哈哈，这个比喻太妙了！”

“嘿，都是瞎编的，不过亚当也觉得很有意思。”

亚当前些日子曾问我：“妈妈，她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可能是吧。”

梅茜把为亚当准备的小礼物递给我，包装得很精美。我知道，里面装的礼物一定恰到好处。她非常擅长挑选礼物，这也是我喜欢她的众多原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，是当年罗伊娜在西德里小学读书的时候，梅茜每年都会参加“妈妈赛跑”项目，尽管每次都是远远落后，最末到达终点，可她一点也不在乎。她跟西德里小学其他的妈妈截然不同，她从来不穿莱卡弹力运动服，也从来不去体育馆锻炼。

那个时候，我跟梅茜，也是在这样的烈日炙烤的操场上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，打发时间。请原谅我的拖沓。因为这太难了，要重新回忆当时的场景，对我来说，实在太难了。

梅茜撇下我，独自去教学楼寻找罗伊娜。我看了看表，已经快三点了，可还是不见珍妮和亚当的踪影。体育老师吹响哨子，示意最后一场比赛就要开始，要大家各就各位。我替亚当捏了把汗，担心他不能按时赶回指定的位置。

我回过头，一个劲儿地往教学楼的方向张望，心想着应该能看到他们过来了。

然而，我却看到教学楼顶上冒出了烟雾，像是篝火燃烧发出浓浓黑烟。我记得自己当时先是一怔，还来不及恐慌，就看见滚滚浓烟如同一辆重型卡车，向着我加速奔涌而来。

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，越快越好。不，危险的不是我。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处境，而是孩子们，他们有危险了！

我的胸中立刻塞满恐惧。

教学楼着火了，他们都在里面。

他们都在里面！

一想到这里，我立刻以超音速飞奔出去。

我拼命往前跑，连气都顾不上喘一下。不把两个孩子安全地搂在怀里，我这架超音速飞机是不会停下来的。

穿过马路时，我听见大桥那边传来一阵消防车的鸣笛声，而那几辆消防车却一动不动，被几辆等候红灯的汽车挡住了去路。几位妇人从轿车中钻出来，把车抛在马路中间，径直穿过大桥，朝着学校的方向跑去。可是，今天所有学生的妈妈都在操场上，这几位妇人是干什么的呢？她们为什么要甩掉脚上的高跟鞋或者人字拖，跟我一样，一边狂奔一边叫喊呢？我认出其中的一位，她是学前班一个小孩的妈妈。原来，她们都是四岁学前班学生的妈妈，这会儿是来接孩子放学的。有个妈妈把还不会走路的小宝宝扔在SUV车上，跑了出来，那个宝宝看着妈妈加入这场可怕的赛跑，吓得使劲拍打着车窗。

我跑在最前面，把其他妈妈甩在了后边，因为她们还要穿越马路，然后跑下车道。

学前班的孩子跟着老师，排队站在学校外面，仿佛是一群鳄鱼宝宝。梅茜站在老师身边，搂着这位吓得瑟瑟发抖的女老师。他们身后的教学楼腾起黑色的浓烟，好像工厂的大烟囱，玷污着夏日碧蓝的天空。

我看见亚当站在外面，在外面！就在那座青铜雕像旁边。他正倚着罗伊娜不停地啜泣，罗伊娜紧紧地抱着他。刹那间，我松了口气，感觉自己身上，还有安慰他的罗伊娜的身上，都充满了爱意。有那么一两秒，

亚当的安全让我从那种肝肠寸断的痛苦中解脱出来。我接着四处寻找珍妮，搜寻着那个留着金色卷曲短发的纤细身影。可是，教学楼外边看不到这样的身影。消防车的警笛仍在桥上哀鸣。

学前班的孩子一看见从车道飞奔过来的妈妈，纷纷大哭起来。妈妈们满脸泪水，张开双臂，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的孩子拥入怀中。

我转身望着教学楼，三楼和四楼教室的窗户正滚滚地冒出黑烟。

珍妮！



我三步并作两步，冲上教学楼的台阶，准备从大厅正门进去。乍看起来，周围没有什么异样。墙壁上悬挂着西德里小学第一批学生的照片，它们被裱在相框里。孩子们笑得都很灿烂，露出一口可爱的小乳牙。当时的罗伊娜可比还是丑小鸭的珍妮漂亮多了。另一面墙上贴着学校当日午餐的菜单，图文并茂，今天的主菜是鱼肉馅饼和豌豆。一切都是平时的老样子，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不少。

我伸手去推教学楼大厅的正门，第一次发现它竟然如此沉重。门着火。我的两只手剧烈地颤抖起来，甚至连门把手都没法握住。把手是滚烫的，我只好把高高挽起的衬衣袖子撸下来，用它裹住手，这才把大门推开。

我扯开嗓子，大声呼唤珍妮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。每次张口的时候，嘴巴、喉咙和肺里都会灌进大量浓烟。很快，我就被呛得喊不出声来。物品燃烧发出的“咝咝”声和“噼里啪啦”的断裂声不绝于耳，一条巨大的火龙在大楼里上下翻腾。

头顶上方的什么东西塌了下来，刚听见声音，我就被重重地砸了一下。这时，火龙遇到我开门时放进来的新鲜氧气，愈加暴躁地咆哮起来。

着火点就在楼上。

珍妮也在楼上。

透过烟雾，依稀能看见通往楼梯的路。我沿着楼梯，摸索着往上走，温度越来越高，烟雾也越来越浓。

好不容易上到二楼，扑面而来的热浪，立刻把我的脸和身体烤得生疼。我完全看不到四周的东西——这里比地狱还要黑暗。

为了我的珍妮，就算拼了命，我也要上到四楼。

浓烟通过鼻子灌进肺里，我感觉自己吸入的，是千万条带刺的铁钩。

我赶紧蹲下身子，两手撑着趴在地上。记得以前上学时，远程防火演习课上曾提到：着火的时候，在贴近地面的地方会有氧气。神奇的是，我发现自己果然能够呼吸了。

我像个失去拐杖的瞎子，用手指试探着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，努力寻找下一段楼梯。我应该是正在穿过铺着巨大彩色地毯的阅读区。手指触到地毯，它已经被烧得皱缩起来，里面的尼龙正在熔化，我的指尖也被烫破了皮，但愿它们不要很快失去知觉。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希腊神话中那个被困的男子忒修斯，得抓着阿里阿德涅公主放置的丝线，才能走出迷宫^①，只不过，我的丝线是一块被烧化的地毯。

好不容易到达地毯尽头，手指触摸到的材质有了变化。接着，我便触到了第一级台阶。

我挪动着双手和膝盖，沿着楼梯往三楼爬去，头一直压得低低的，好吸到氧气。

从始至终，我一直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。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往日这里的场景：嘟着小脸蛋儿的孩子们，在楼梯上下开心地玩耍；悬挂在教室之间的绳子上，挂满了三角形的绘画习作；下课后，走道里布满

① 译者注：希腊神话中，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在战争中打败过雅典。他要求雅典人每九年（亦传每年）奉祭七名少年和七名少女给怪物米诺陶洛斯。轮到第三次奉祭时，忒修斯自告奋勇要去杀死那个怪物。在克里特，米诺斯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爱上了忒修斯，她给了他一个线团，以便他在迷宫中标记退路。后来，忒修斯杀死了米诺陶洛斯，带领其他雅典人逃离了迷宫。

了课本、练习册、装小豆的袋子和削成片的水果。这里曾是何等安全。

又一级台阶。

周围听及和触及的全是珍妮的音容笑貌，亚当童年的场景也扑面而来。

又一级台阶。

我感到一阵眩晕，应该是吸进烟雾后的中毒反应。

又一级台阶。

这是一场较量，是一个母亲和妄图夺走她孩子生命的熊熊烈火之间的较量。

又一级台阶。

我意识到，自己永远也到不了四楼，不等我爬上去，大火就会要了我的命。

冥冥中，我感到珍妮就在楼梯上面。她已经挣扎着下了一层楼。

我的乖女儿，妈妈就在这里，一切都会好的。一切都会没事的。

“珍妮？”

她一动不动，也没有应声。烈焰越来越近，我的呼吸也越来越短促。

我试图把她抱起来，就当她是小孩子。可她实在太重了。

我只好拖着她，往楼梯下面挪动，同时用自己的身体，为她挡住滚滚的热浪和烟雾。我来不及去想她伤得有多重。直到把她带到楼下安全的地方，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。

我在心里大声呼唤着你的名字，仿佛这样你就能听见，能赶来营救我们。

我拖着珍妮，一步一步艰难地往楼下挪去，试图逃离这火海，这高温，还有愈加嚣张的烈焰和浓烟。此时，我想到了爱。它是那么凉爽、洁白和宁静，我必须紧紧抓住它。

我们之间或许存在着心灵感应。此时此刻，你一定正在跟BBC的相关编辑一起开会，讨论你的《极端环境》系列片的续集。你已经拍摄过炎热

闷湿的热带雨林，酷热荒凉的沙漠，并希望接下来的续集能够有点变化，去严寒的南极大陆拍摄。所以，当我拖着珍妮在火场中求生的时候，是你，让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方纯洁宁谧的爱的净土。可是，还没等我到达楼下，我就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到，我被甩到前方，眼前顿时一片漆黑。

在失去知觉的一刹那，我竟然跟你说话了。

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母亲腹中的胎儿根本不需要空气。”我想你大概不知道吧。在我怀珍妮的时候，我尽我所能，把一切都搞清楚了。可是，你太迫不及待地盼着她出生，反而忽略了之前的细节。你并不了解，胎儿生活的环境里，充满了羊水这样的液体。宝宝并不能呼吸，但她也不会溺水。胎儿并不是像两栖动物那样，在早期长出一个临时的鳃，可以凭它像鱼儿那样游来游去，直到出生。不是这样。胎儿是依靠与母体连接的脐带，来获取氧气的。我觉得，自己就是那个勇敢的小潜水员身上携带的氧气瓶。

可是，宝宝出生的那一刻，这种氧气补给的方式也被掐断，于是，她进入一种全新的空气环境中。这是万籁俱寂的时刻，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宝宝仿佛站在生命的边缘，面临着生死抉择。早些年，大人通常会在这时候拍打宝宝，若是听见宝宝的哭声，便能确认其肺里已经充满空气。现如今，人们则会贴近宝宝，观察她柔软小胸脯的细微起伏，聆听她吸气和呼气时发出的轻吟，从而确定宝宝全新的生命阶段——生活在空气环境中的阶段，已经正式开始。

接着，我激动得哭了出来，而你则兴奋地欢呼起来——那是真正的欢呼！这时，配有保温箱、呼吸机、监护仪等设备的新生儿急救车被推了出去，现在已经不需要它了。这是一次顺利的分娩，产下的是一个健康的婴儿。她还来不及考虑，就已经加入这个星球亿万婴儿的行列，一呼一吸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命。

产后第二天，你姐姐送来一束鲜花，里面有玫瑰，还搭配了星星点点的美丽白色小花满天星。据说，满天星的花语，就是“婴儿的呼吸”。其实，初生婴儿的呼吸，比蒲公英上飘落的小白伞种子还要纤细。

记得有一次，你告诉我：人一旦失去感知能力，最后失去的，是听觉。

在黑暗中，我觉得自己听到珍妮轻轻吸了口气，轻得宛若一瓣蒲公英飘落。



醒来的时候，我把发生的事情跟你说了。我被压在海底的一艘巨大的沉船下面，好不容易挣脱出来，在墨一般漆黑的海水中，拼命朝着阳光的方向往上游。接着，我又看见自己的“身体”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当时自己非常担心，非常恐惧。

灼热的高温，肆虐的火舌，还有令人窒息的浓烟。

珍妮！

我跑出病房，四处寻找珍妮。你觉得，我应该回到自己的“身体”里去吗？可万一我又被困在里面，什么也干不成，那怎么办？万一这次我再也出不来怎么办？那我怎么能找得到珍妮呢？

燃烧的教学楼里，我在黑暗和烟雾中找了她好久。现在，我虽然身处明亮的白色走廊，可心中要找到她的迫切和焦虑，丝毫不逊于当时。慌乱之中，我忘记了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自己，匆忙跑到一位医生面前，向他打听珍妮的情况。“珍妮弗·科维，十七岁。她是我的女儿，遇上了火灾。”医生转过身，我跟在他身后，喊道，“我女儿在哪里？”可医生却径直离我而去。

我又拦住两个护士。“我女儿在哪里？她是火灾的伤员，名叫珍妮弗·科维。”可这两人只是继续聊着天。

就这样，一次又一次，我完全被忽视了。

我扯着嗓子大声尖叫起来，声音能把整个房子震塌，可周围的人却像聋了或瞎了一般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。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问题出在我自己身上。其他人既看不见我的样子，也听不见我的声音。